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一、犟牛犊.....      | ( 1 )  |
| 二、拴牛鼻.....      | ( 25 ) |
| 三、“老”与“新” ..... | ( 48 ) |
| 四、“R”关.....     | ( 84 ) |
| 五、呕吐关.....      | (112)  |
| 六、跳不跳.....      | (149)  |
| 七、小老鼠.....      | (171)  |
| 八、谁的错.....      | (185)  |
| 九、交红卷.....      | (206)  |
| 十、生死关.....      | (231)  |
| 十一、二十亿.....     | (246)  |
| 十二、尾声.....      | (262)  |

---

## 一、犟牛犊

春雪纷纷扬扬地下着，洁白的、密匝匝的雪花，把松花江畔的一座城市映照得分外美丽。

城市边沿，宽阔的大街旁，坐落着一幢浅红色的钢骨水泥大楼。楼旁是一个大操场，场上散布着篮球架、单杠、双杠、木马、旋梯、天桥、浪桥、滑冰场……等等，设备十分齐全。操场后面，大片常青树和落叶树丛中，整齐地排列着一幢幢楼房和平房。这时，四处静悄悄的，只有大雪在无声地下着。

季节已是立春，气温却还在零下，找不到一点儿春天的气息。不，真正的春天在屋子里。看，那座双列式楼房里，有一间宽敞的房间，里面聚集着一批十八、九岁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，一个个身体结实、满面红光，就象是一株株“噼里啪啦”日夜拔节生长的春笋，个个身上散发着热气，把偌大的房间搅得热气腾腾。仔细一看，他们又各不相同。你看：有的穿着步兵的单军衣，戴着单军帽，外面披一件老羊皮军大衣；有的穿着两胯凸出的马裤，脚蹬锃亮的高统皮靴；有的从头到脚一身毛皮；毛皮军帽，毛

皮军衣，毛皮军裤，毛皮军靴；有的穿着崭新的空军棉制服；上身绿军装，下身蓝裤子，却没佩戴帽徽、胸章；有的戴着帽耳上挖眼的绒帽；穿着外面绗线的棉军装，帽上、胸前没有任何标记，这是最受人尊敬的来自朝鲜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。……

他们的外貌、口音也各不相同：有五大三粗的山东大汉，有背阔腰圆的水乡青年，有脸膛宽宽的蒙族战士，有满头金发的维族小伙……他们的口音更是南腔北调。

显然，这些战士来自四面八方：来自各个民族，来自各个兵种，来自朝鲜前线……

他们从祖国各地、从朝鲜前线聚集到这里来干什么呢？

现在，他们正被屋里的各种陈设深深地吸引着：

东墙正中，悬挂着毛主席的彩色画像，对面是马、恩、列、斯的画像。毛主席像的两旁，是长方形的朱红色丝绒框架，上面嵌着凸起的金色大字，这是毛主席的亲笔题词：

“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，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。”

“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，歼灭残敌，巩固国防。”

笔飞墨舞，气势磅礴的草书在朱红色丝绒的映衬下，闪着耀眼的金光。

南墙是三幅地图：世界地图，中国地图，还有一幅插着许多面红、蓝小旗的特大地图，图上方写着几个粗体大字：朝鲜战争形势图 1951年。

北墙挂着一幅大油画，从高高的楼板一直垂到地板，占据了几乎整个北墙，画面是：风云滚滚的高空中，飞翔着一队威武雄壮的轰炸机，机身上漆着长了两只翅膀的“八一”军徽。一串串炸弹投向敌军阵地，敌人在浓烟烈火中四散奔跳；空中，敌机被我机的炮火击中，拖着长长的烟尾巴向下坠落……

年轻的战士们三、五成群地围观着，欣喜地轻声议论着。

有人惊讶地说：“没想到咱们的空军就搞起来了！”

有人指着毛主席的题词，兴奋地说：

“毛主席有指示呢！”

有人担心地说：“学飞行，咱们这号人，行吗？”

有人满怀信心地说：“有党培养，有毛主席关怀，只要咱们自己有决心学，一定能行。”

话题很快转向了对未来的向往：“朝鲜前线要是有了咱们自己的空军，这些小蓝旗一定拔得更快。”

“什么时候我们也能有这么一天：开着飞机飞过去，炸强盗，打飞贼？”

有人满怀喜悦地说：“快了，这不，已经跨进航空学校的大门了。”

……

这时，从门外走进来三个干部模样的人：为首的一位，三十来岁，白晰的脸上，胡子刮得光光的，两道剑眉下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；穿着一身笔挺的空军呢制服，脚穿雪亮的黑皮靴，左手夹着轻软的羊羔皮军大衣，右手提

着黑皮包；气宇轩昂，举止潇洒。第二位，大约二十五、六岁，黑黑胖胖的圆脸上，有一双浓眉，一对大眼，他的脸上还有个与众不同的标志：脸上黝黑发亮，两颊却是白晰的，交界处黑白分明；他穿着布质的空军棉制服，脚穿咖啡色高统飞行靴。第三位大约二十七、八岁，略显清瘦的脸上，有一对和蔼的、充满笑意的眼睛，脸上皮肤粗糙，看得出这是一张饱经风霜的脸。他穿着一身草绿色陆军棉军装，脚下是一双粗笨的帆布大头毡靴。

他们走进学员中队俱乐部，向战士们微笑着点点头。全场立即安静下来。

穿空军棉制服的人首先开口：“同志们，现在我们会了。”说着，举起左手：“大家面向我，成班纵队——集合。”

战士们立即自动地按高矮次序，迅速排成班纵队。

当战士们在他的口令声中，按照方方正正的队形坐定后，他说：“欢迎同志们从全国各地、从朝鲜前线来到航空学校学习。让我们互相认识认识吧。”他指着穿空军呢制服的人说：“这位是我们航校训练科的副科长邱志高同志。”

邱志高微笑着站起来，很有风度地挥挥手，继续坐下。

他再指着穿陆军军服的人说：“这位是我们学员中队的指导员安明山同志。”

安明山站起来，向大家敬了个礼，再坐下。

他又作自我介绍：“我叫郑平，组织上要我来你们学员中队工作。”

安明山插话说：“他是你们的中队长兼教员。”

郑平有点腼腆地微微一笑：“咱水平低，靠大家帮助。”又说：“现在请安指导员给我们讲话。”

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。

安明山走到队前，向大家敬了个礼：“同志们，从现在起，我们就要生活在一起、学习在一起了。我也和大家一样，是刚从陆军调来的。我从步兵连调来，搞空军，完全是外行。和大家一样，也是来当学员的。”他的态度诚恳、谦虚，几句话，就把自己和学员们的距离靠近了。他又说：“我们的邱副科长和郑中队长是内行。邱副科长是大学生，又在苏联空军学院学习过。郑中队长早在一九四六年就跟随着我们航校的饶校长学航空。他们都是我军难得的航空专家，希望大家好好跟着他们学，学政治、学文化、学科学、学技术，把航空本领真正学到手。”

学员们热烈地鼓掌，一双双热情的、敬慕的眼睛都看着邱志高和郑平。

邱志高微笑着，扬起右手，态度镇定自若，从容不迫。郑平却有点坐立不安，脸也红了，憋笑着，跟着大家一起鼓掌。

安明山挥挥手，掌声平息下来，他又说：“我们大家从陆军、从前线、从学校、从全国各地，万里迢迢来到航空学校，就是为了完成党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这个任务。”他指着毛主席像两旁的金色题词，领着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创建空军的指示，作了深入浅出的讲解，号召学员们为建设一支强大的、现代化的人民空军而努力学习。

安明山讲完后，郑平请邱志高讲话。

邱志高开门见山地说：“学员同志们，我首先向大家介绍我们的学校。我们学校是一所轰炸航空学校，是培养轰炸机航空员的摇篮。轰炸机属于大型机种，能携带大批炸弹，从空中歼灭敌人的地面部队和海上舰队，摧毁敌方的车站、桥梁、机场、港口……是空军的主要进攻力量，是革命的铁拳！”邱志高说着，举起了攥紧的拳头。

学员们一个个精神抖擞，一双双闪光的眼睛盯着邱志高举起的拳头

邱志高还介绍了苏联的航空概况及其发展历史，介绍了近百年来沙俄和苏联的航空大师们创建的辉煌业迹。号召学员们向苏俄航空先辈学习，创建出光辉的业迹，在航空史上留下不朽的英名。

接着，他又从黑皮包里拿出几张纸，宣布学员们分科学习的名单：哪些人学飞行，哪些人学领航，哪些人学通讯，哪些人学射击。

他刚刚宣布完毕，名单还没来得及折叠起来，就听见响亮的一声“报告！”，从学员队伍中站起来一个人。

邱志高抬头一看，这个学员大约十八、九岁，身材不高，穿着一身志愿军的棉军服，肩上、袖口上还有弹火烧焦的痕迹；军衣似乎大了点，所以腰间的皮带束得紧紧的。只见他圆脸胀得通红，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扑闪着焦急的目光。

“什么事？”邱志高问。

“我不学通讯，我要学飞行！”那个学员大声地说。

声音响得震耳朵。

邱志高感到很意外，对这种大喊大叫的声音也有点反感，不觉皱起了眉头。他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李小牛。”学员继续大声地回答。

“李——小——牛——？”邱志高思索地重复着。啊，想起来了，原来就是他！……

昨天，在简陋的安明山的卧室兼办公室里，邱志高和安明山、郑平一起，翻阅着新学员的档案。

邱志高一份接一份地迅速翻阅着，轻声地念着：“高中……高中……大学……啊，北大的，宁文，我们还是校友呢。”邱志高愉快地笑着，手指在登记表上轻轻地弹了两下，高兴地说：“国家真重视我们这支新建的空军呀！这批‘参干’的学生，将成为我们空军的骨干。”

可是再翻下去，他的口气就变了：“初中……初中……文化低了些……还有高小！……哎呀，还有初小！这些陆军同志是怎么对待空军建设的？”邱志高气愤地自言自语着。

安明山和郑平都没答话，只是默默地、一份一份地翻看着。他们看得很慢、很细，安明山还用钢笔在小本子上摘要抄录。

“真是胡闹，怎么把文盲也送来了？！”邱志高激愤地拍了一下桌子。

这一下惊动了安明山和郑平，都探过头来看。

“李小牛，不是文盲，是扫盲。”安明山朝登记表上

看了一眼，平静地纠正着。

“扫盲、文盲一码事，不过是文盲参军后，让连队的文化教员教了教，认识了自己的名字。”邱志高不屑地说。

“不，不一样，文盲要经过扫盲学习，认识了一千五百个常用字，作到会读、会写、会解、会用，经过考试及格，才能摘掉文盲帽子。”在步兵连里主持过扫盲工作的安明山回答得非常准确。

邱志高对安明山如此看重扫盲资格，心里暗暗好笑，就反问了一句：“一千五百字能上天？”

“文化的确很低，要上天，困难不少呀。”安明山似乎并没觉察出邱志高话里的讥讽味儿，还是认认真真地说，“不过，其他条件很不错：贫农出身，雇农成份，苦大仇深，团员，作战勇敢，学习努力，多次立功。进军大西南，立三等功一次；扫盲学习，立三等功一次；在朝鲜前线，立三等功两次，还用步枪打伤过一架敌机。文化低，可以加强培养、辅导。只要本人肯刻苦学习，还是可以的。”他显然看过李小牛的档案，并且印象很深，记得很准。

“啊？步枪打飞机？！”郑平惊奇地说着，拿过李小牛的档案去翻看。

“好步兵，不等于是好航空员；勇敢，不见得能学会航空；在地面立功，到空中不一定立功。航空员与文盲……嗯，就算是扫盲吧，航空员与扫盲之间，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啊！”邱志高耐心地纠正着安明山的看法，他心里想：你安明山刚从陆军步兵连队调来，不知道航空这

玩意儿有多么复杂，倒把个“扫盲”看得象大学毕业似的，得要好好开导开导他呀。

安明山放下钢笔，合上笔记本，微笑着，态度温和地说：“我承认，这中间有鸿沟，但不会是不可逾越的吧？有党的培养，有战士们的革命意志，按照列宁同志教导的那样：‘学习、学习、再学习’，好步兵就有可能变成好航空员，勇敢加上科学、技术，到空中也有可能再立功嘛。饶校长不是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吗？要走我们自己的建设空军的道路，要‘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’建设空军。对我们来说，就是要尽最大努力，让勇敢的陆军战士掌握复杂的航空技术，让这些地上的小老虎插上翅膀，飞上天去作战。”

邱志高摇摇头：“那是指空军的司、政、后、干人员从陆军抽调，把陆军的好作风带来。空勤人员嘛，还是要在大中学校的学生中挑选。”

安明山也摇摇头，说：“不能那样理解毛主席的指示。我认为，更重要的是让陆军战士把刺刀见红的作风带到空战中去，培养出一支象陆军那样的拖不垮、砸不烂、攻如猛虎、守似泰山的空中雄师。当然，也要从学生中选拔航空学员，但着重点应该放在有地面作战经验、经过战火考验的陆军战士身上，他们应该成为空勤人员的骨干。”

邱志高听了，哑然失笑：“嘿嘿，你的主观愿望当然很好罗，可惜办不到啊！国际上，有谁见过你这样培养航空员的？欧、美、日本且不说它，就说苏联吧，航空学员

至少要从十年制的学校毕业。十年制就相当于我国的高中毕业。我们降低点条件，初中文化总要吧。”

邱志高觉得自己的这段话说得有理、有力，心中暗想：看你安明山还有什么理由。

谁知安明山毫不停顿地就把话驳了回来。他仍然微笑着，不慌不忙地说着：“只要是符合我们的国情，国际上没见过的事情多着呢：边区割据，建立分散的小块红色政权；农村包围城市；整党整风；统一战线……等等，国际上哪里见过？当然，我相信，不久的将来，会有那么一天：我们国家的青年人，文化水平普遍提高，普及了初中甚至高中教育；那时候，对于航空学员的文化要求，自然也应提高。可是在目前，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，还不能那样做。”

邱志高有点不耐烦了，他站起来，点着一支烟，狠狠地吸了一口，又喷了出来，然后干脆利落地说：“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：航空，离不开文化科学。”

安明山仍然耐心地说：“这很对，我完全赞成。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：如何让从陆军来的这些战士们去学习、去掌握文化科学。”

邱志高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几步，又一屁股坐下，叹息地摇摇头：“我的好同志，这不比在步兵连里摆弄步枪、手榴弹，你这样搞，要影响空军的质量啊！”

安明山针锋相对地说：“跟您的顾虑恰恰相反，这将大大提高空军的质量啊！”

面对着这样一个软硬不吃的“顽固派”，邱志高无可奈何

何，只好不断地摇头。他心里想：真弄不懂，中央为什么一定要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，把这些只懂得“小米加步枪”的外行弄进来碍手碍脚……他一转眼，看见郑平。郑平正睁着两只大眼睛，看看这个，望望那个，却一言不发。邱志高想：郑平是高中生，一九四六年就学航空了，他可能会理解我、支持我。便问郑平：“老郑的意见呢？”

郑平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你俩说的，好象都有点道理。到底谁对，我还吃不准。这可是关系到咱们空军建设的大事儿，我的意见，是不是把问题提交校党委，让党给我们指明方向。”

安明山立即表示同意。他觉得，把重大的原则分歧提交上级党委解决，是理所当然的。

“我也同意。”邱志高也这样表示。他心里想的却和安明山不同。他对郑平这个内行不敢说内行话是不满意的。但又觉得把问题提交校党委也有好处。首先，校党委书记、校长兼政委饶振华同志是一九三八年学航空的老内行，行家识行家，英雄识英雄，他肯定会赞成自己的主张的。再则，自己的能力强，业务熟，是全校唯一的留苏航空专家。训练科没有科长，他这个副科长其实在做科长的工作，担科长的担子。他对这个“副”字很有意见，觉得校党委在使用干部上太小手小脚，没有气魄。这次争论，正好显示一下自己的见识和才能，让党委了解自己倒底是块什么料，应该怎样使用……

可是，出乎意外的是，党委书记饶振华竟然完全同意

外行安明山的意见，郑平也检讨了自己认识模糊。邱志高摆出了世界各国、特别是苏联建设空军的经验，企图说服校长，都被饶振华一一驳了回来。最后，饶振华还告诫他们：创建空军，当然要向外国学习，人家先走了几十年嘛。但主要的是根据我国、我军的实际情况，有分析、有选择地学，不能照抄照搬……邱志高碰了一鼻子灰，闹了一肚子气。

那场不愉快的争论，是从李小牛身上引起的，现在分科，又偏偏是这个李小牛不服从分配。邱志高看着他那愣头愣脑的样子，想想昨天那件倒霉的事情，心里有气，便把脸一沉：“不行，这是组织决定！”

“我不学通讯，我要学飞行！”李小牛执拗地重复着。

“不行就是不行，还有点组织纪律性没有？”邱志高厉声地说。

“我不学通讯嘛，我就是要学飞行！”李小牛好象根本没有注意到邱副科长的严厉表情，只管一个劲儿地犟下去，活象一只犟牛犊。

邱志高一脸秋风，李小牛一身犟劲，两人僵持着。会场上鸦雀无声。大家看着他俩，心里都暗暗纳闷：这邱副科长看起来一表人材，讲话也很有水平，怎么对李小牛的态度会突然变得这样简单，甚至有点粗暴？这个李小牛，小小年纪，懂得什么，为什么要这样好高骛远，一定要学飞行？……

“你为什么不愿学通讯，一定要学飞行呢？”安明山

两眼注视着李小牛，语气缓和地问。

“我……”李小牛刚要回答，“报告！”一声响亮的声音打断了李小牛的话，又从队伍中站起来一个学员。

全场的注意力又都转向他。这个学员大约二十来岁，白里透红的俊秀脸庞上，扑闪着一对明亮的眼睛，穿着一身崭新的空军制服，虽然还没发帽徽、胸章，但军装穿得平整贴身，一尘不染，新发的皮鞋擦得锃亮。叫人一看就觉得，这是个干净利索、聪明能干的小伙子。

邱志高心里既恼火，又不安：这是咋搞的，怎么弄来这么一伙调皮兵，这个还没坐下，那个又站起来了。唔，得给点颜色他们看看，带兵嘛，就要有点威力。便两眼盯着他，严厉地质问：“你又想要干什么？”

“报告首长，我坚决服从组织分配，保证学好通讯，把航空通讯这门科学真正学到手。”小伙子说着一口漂亮的北京话，在大庭广众之中，在盛怒的邱副科长面前，流利地朗朗表态，一点儿也不怯场。

邱志高听了，紧皱的眉头顿时舒展开来，但还是板着脸说：“好，好，你叫……”

没等邱志高问出来，机灵的小伙子就敏捷地回答：“我叫宁文。”

“宁——文——”邱志高迟疑了一下，突然问道：“你是参干的？北大学生？”

“是的。”宁文的脸庞兴奋得红里透亮，他没想到，进航校才一天，这位首长竟然连自己是北大的学生都知道了。

“好，好，”邱志高的口气缓和多了，点点头说，“你这种态度，是对的；你这种认识，是正确的。”说到这里，他又转向李小牛，尖刻地说：“李小牛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个文盲，参军后才扫的盲，对吧？人家大学生都安心学通讯，你还怕屈了你这块料？”

李小牛翘起嘴巴，僵立着，不作声。

“你说吧，摆摆你的理由！”邱志高抓住不放，乘势追问。

李小牛把头一偏，颈一拧，嘴巴翘得更高了。

大获全胜的邱志高突然轻松地笑了起来，驳倒一个李小牛，没什么意思。这象征着对安明山、对饶振华这些“小米加步枪派”的胜利；你们所谓的“骨干”“质量”，原来就是这个样子。想到这里，他又轻飘飘地说：“好吧，我不强留你，你不愿学通讯，可以回志愿军去，免得大材小用了。”

学员们都惊愕地瞪大了眼睛。

郑平不觉站了起来。

李小牛一张嘴，大家估计，这只犟牛犊要发作了。谁知他把冲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，反把嘴唇紧闭，“呼”地坐了下来。

只有安明山静静地坐着没动，他在认真地观察着，思考着……

散会后，安明山处理完几件小事，就顺着长长的走廊，来到学员宿舍。

安明山轻轻推开一间学员宿舍的门。只见白被单蒙得

平平整整的大通铺上，一个学员正在风快地打背包，把背包带抽得“咝咝”作响。原来正是他要找的李小牛。

“李小牛同志。”安明山亲切地唤了一声。

“到！”李小牛习惯地回答。回头一看，见是指导员，连忙站了起来。

“坐下，坐下。”安明山按着小牛的肩膀，要他坐下，然后挨着他身旁坐着，轻言细语地问道：“你准备到哪里去？”

“回部队去。”小牛绷着脸回答。

“回部队？”安明山望着小牛那副气呼呼的样子，不但没生气，反而笑了，他反问小牛：“这里不是部队吗？”

“这里是空军。”小牛还蛮有理由呢。

“嗨，把空军划到部队外面去了。有这理吗？”安明山笑着问。

小牛一愣，又说：“人家不要我嘛。”

“可你也不愿干呀？”

“要干就干飞行，不学那个什么通讯！”小牛还是那个一犟到底的要求。

“你为什么一定要学飞行呢？”不管你怎么犟，安明山硬是要打破沙锅——问到底。

小牛还是绷着脸不回答。

这个小战士，还真有点怪脾气。要是换了别人，早就不耐烦了。安明山却是个十分耐心的人，他仍然微笑着说：“你要学飞行，总得摆出点理由来啊！”

小牛看着安明山那温和的笑容，听着他那亲切的询

问，绷紧的脸终于放松了，还叹了口气：“唉！摆理由也没用，人家嫌我是文盲啊！”

“文盲，嗯……为什么你会是文盲呢？”安明山轻声地问。

“我愿当文盲吗？这是旧社会逼的啊！”小牛在态度温和、轻言细语的指导员面前，终于打开了紧闭的嘴……

七岁的小牛背着书包，高高兴兴地进了学校。可是当天，就被地主朱扒皮的两个儿子用棍子赶出了校门，他们叫嚷着：“罪犯的崽，滚！滚！”

小牛流着眼泪跑回家里，一看，大吃一惊：门窗打烂了，锅灶砸碎了，破碗、破罐摔了一地。妈妈脸上流着鲜血，抱着九岁的姐姐小花坐在竹椅上痛哭。一群邻居、乡亲围在妈妈身旁，有的安慰妈妈，有的痛骂朱扒皮，有的帮着收拾打烂的东西。

昨天，朱扒皮派狗腿子来逼租，利上加利，息上加息，还凶神恶煞地出口伤人。小牛的爸爸气不过，提起两个斗大的拳头教训了一下狗腿子。今天，狗腿子就带来一班乡丁，把爸爸抓走了。说爸爸是“共匪”，带头抗租。

从此后，爸爸就杳无音信了。

从此后，小牛全家就成了朱扒皮家的奴隶：小牛妈妈给朱家煮饭、做杂务，小牛姐姐给朱家喂猪，小牛给朱家放牛，全家都过着饥寒交迫、挨打受气的苦日子。

小牛多么想念爸爸啊！每当他赶着牛群在山坡上放牧时，他总是用羡慕的眼光，看着蓝天白云间那些自由自在